



SERIES OF
CLASSIC OVERSEA
STUDIES ON MODERN
CHINESE CULTURE

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〔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〕

中國哲學史概論 (中)

〔日〕渡邊秀方◎著 劉侃元◎譯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國哲學史概論 (中)

〔日〕渡邊秀方◎著 劉侃元◎譯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哲學史概論／「日」渡邊秀方著；劉侃元
譯．—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5.12
(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／鄭培凱主編)
ISBN 978-7-203-09295-7

I. ①中… II. ①渡… ②劉… III. ①哲學史—中
國 IV. ①B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5)第225905號

中國哲學史概論

叢刊主編 鄭培凱
著 者 「日」渡邊秀方
譯 者 劉侃元
責任編輯 梁晉華
助理編輯 賈登紅

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山西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
郵 編 030012
發行營銷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0351-4922127(傳真)
天貓官網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0351-4922159(電話)
E-mail sxskcb@163.com 發行部
sxskcb@126.com 總編室
網 址 www.sxskcb.com

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山西人民出版社
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
開 本 700mm×970mm 1/16
印 張 33.75
字 數 366千字
印 數 1—2000冊
版 次 2015年12月 第一版
印 次 2015年12月 第一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203-09295-7
定 價 102.00圓(「中」)

中世哲學

序論

「中世哲學」是從秦漢至五代，約千二百年間的思想的總稱。這時代雖上繼萬花撩亂的先秦時代，但一遭秦火之厄，再逢楚漢之爭，一時轉變成了暗黑時代。漢興之後，雖解挾書之禁，努過力於文化的復興，但先秦時代的面影，到底不可復見。這個不待說因秦火關係，古書散失，也是一大原因，但最大的，還是時相變化的關係。何以見得呢？封建制度破壞了，現在變成了郡縣制度；王者的權力加增了，現在思想不能不仰其鼻息；前朝諸侯競立，各致異能之士，學說相磨，能才相角的氣風，現在不可復見了，一切思想都成了單調；學者也沒有氣力了，都專以迎合拍馬屁爲能事。惟其如此，所以帝王如秦皇漢武所喜歡過的神仙方士之術，遂大影響於這時代的學風上——「陰陽」「讖緯」「神仙」「黃老」及其他神秘不可知的迷信，遂作這時代思想的根柢，牢不可拔。

不待說這些思潮的勃興，初不專依一時帝王的獎勵嗜好而然；其源泉遠可求之於戰國中葉齊魯間的方士，如騶衍等一派之中，近亦可求之於長年戰亂之後，人心疲倦，忻求這種神秘思想，又勢所必然之內；但雖然如此，如果沒有政治上的關係，封建制度還存在時，這種現象之及於一般，當不會有。惟其如此，所以儒教在這時代，雖被漢武選成國教，大大地加過獎勵，但狂瀾之下，萎飄如秋葉——唯流於訓詁的末節。反之而黃老術轉大發展，示其宗

教的展開，後漢時且組成了「道教」，作一般民衆信仰的中心基礎，確乎不可拔。且不久「佛教」又傳來了，和這時代精神亦相投合，漸次隆昌，越六朝至隋唐，雖帝王傑士亦歸依之，保護之，支那固有的思想，轉衰熄不振。

——這所以一般史家都呼這中世時代爲黑暗時代。儒教在漢代雖尙還多少保着生命，但到六朝則不過存於公私儀禮的末節，到隋唐則完全成了老佛的天下。

第一編 漢代哲學

第一章 兩漢思想概論

第一節 古書整理與訓詁學

秦始皇帝祖宗餘業，併諸侯，一天下，布完全的郡縣制度。但最好橫議的漢人，反對他，羣起鬨然，批難他的獨裁政治爲非。這真糟了！爲甚麼呢？秦素和「諸夏」不同，自商君以來，即以「愚黔首」爲政策，那許黔首猥議國事！何況天惠素薄的秦國，得有今日富強甲天下，一統盡八荒，要因於這愚民政策的結果呢！那末在這種傳統的國策和空氣之中生長出來的大帝王——始皇，又怎能默許這些書生的鬨鬪？他現在是支那空前的大英雄了，他所想的甚麼也可以幹，所幹的甚麼也可以成了，同時這等自信和勇氣、尊大和威嚴，他一個人又都兼備着了，李斯縱不上書請願，這些處士的橫議，他早晚會看過下去麼？——果然其怒一發，書也燔起來了，儒也坑起來了，誦詩書的有罪，持書物的也有罪了，「挾書令」一設，天下的學者盡被趕入山間，懷書遠竄去了。

始皇這種行爲，不待說是一種暴舉；但從他面觀察時，全認爲沒有道理，當也不能爲甚麼呢？蓋當時那些諸生，如許他們以言論自由，則純樸頑健的國民，且會變成無秩序，如目前支那及俄國的現象一樣；併且處士的橫議，常惹起國家的分裂；——始皇蓋有鑑於此，而下這鐵鎚的，所以當不是全然沒有理由的破壞。并且他并未曾把諸子

百家的書一齊燒盡，他所燒的是當時民間的書，怕那些無腸輕薄的諸生，持作亂本，以惑良民的；至如阿房宮裏，則且大集天下的書，而保存着，史記「始皇本紀」裏明載有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雜燒之」的話（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卷一參照）。又阿房宮的圖書，鴻門宴後，像亦盡被項羽燒盡，但史記「蕭相國世家」裏，又有沛公先入關，諸將皆爭掠珍寶美女，「獨蕭何先入，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」的話，是則宮裏圖書，全遭一炬的事，當又不能信了。其次珍寶亦然，其大多數當爲諸將瓜分，散到四方去了。——項羽這次大燒，爲支那文化上一大打擊，自不待說，但如後世史家所說這是支那文化的絕滅，則我們以爲不如是之甚。

但是雖然如此，當時圖書都是竹簡木片，容積既大，收藏不便，保存亦不便，這一點我們是不可不留意的。所以其後，楚漢分爭時，輾轉流徙，其間受了很大的損害，有的或且失了原形的事實，當是的確。

漢惠帝四年「挾書之禁」解了。——這時候距始皇焚書已二十二年了，高皇帝滅楚霸，一統天下，也許久了。帝乃招天下求遺書，招秦博士，大努力於文化的復興。那時候把複壁內埋藏的竹簡，取出來的人也有，搜着斷片，獻給朝廷的人也有，遺經由此始漸漸集了攏來。但是雖然如此，如上所述，時間已經二十多年了，這些竹皮木片的文字，大概都受了大損傷，完全的東西差不多沒有一種；——於是天下的學者，遂都苦苦辛辛，注其心血於「整理」上。

文帝景帝時，「一經專門」之學又興了，武帝更置「五經博士」，使各講專門。又聽董仲舒、丞相公孫弘的意見，設大學，聘名師，竭力於文教的發展。同時河間獻王德、淮南王安等，又好文求書，不惜金資，古書的復興，於是始漸就緒。且二王所搜得的，又初不僅限於經書，諸子之作，也搜得了不少。現在如列舉西漢「今文」的專門家時，則易有施

讎、孟喜、梁丘賀三家，共出於田何。書有歐陽生、大夏侯、小夏侯三家，共出於伏勝。詩有齊、魯、韓三家，齊詩出於轅固，魯詩出於申公，韓詩出於韓嬰。春秋則爲公羊傳一種，分嚴彭祖、顏安樂二家，同出於胡毋生、董仲舒。禮則僅儀禮分大戴德、小戴聖、慶普三家，同出於高堂生。——以上都是用秦漢時通行的篆書寫成的，所以稱之爲「西漢今文家」；史記、「儒林傳」裏所述的「十四博士」及其經學的傳授，即是指這些人而言的。

但到西漢末，所謂「古文經傳」那東西，出世了。易則東萊、黃直所傳，書則孔子的裔孫孔安國發其壁藏所獻，周官則河間獻王所得，詩則獻王手下的博士毛公所傳，春秋則左氏傳出來了，從前張蒼所教授過的，禮則逸禮三十篇出來了，魯共王得之於孔子故宅的。——都是用古時科斗文字寫成的，所以總稱之曰「古文經傳」。但兩漢的經師，多不信任這個，劉歆曾屢請立之於官學中，皆不見容，歆於是意爲不平，王莽篡位時，遂仕莽朝，借其力立於官學內。然光武復興後，又廢之，專用今文，古文在東漢初時遂非常寥寂。但到東漢末時，大儒大師服虔、馬融、鄭玄等，又皆一變時風，尊習古文，其中鄭玄，尤以淹博的學識，編註羣經。後來晉朝杜預、王肅等出世時，又大大地爲古文宣傳，今文於是遂一蹶不振。——以上是漢代古今文消長的大概；至於二派的長短如何，則在今文學消滅了的今日，評論其當否，自不妥切；但由今文派唯一的傳統物——「公羊傳」推而論及其一般時，則當時今文學乃所謂「官學派」，由秦代的博士輩傳下來的，其中多帶秦代特色——齊魯方士輩的思想，是不錯的；同時漢初的博士，如伏生、轅固生、胡毋生、董仲舒等，又多是齊人，所以他們以秦漢共通的神祕思想，化入當時的經傳裏的事，當是蓋然的（probable）事實。我們如一讀現尚殘存的何休、公羊傳註時，當立可證明。

至於古文派的經傳，則是民間的殘簡，使用純粹科學的態度整理得法時，本應較今文確實一着；但當時的整理者，是上述的劉歆；他挾自己的私意，任意增益過好些，所以轉弄出了許多毛病來。譬如他爲神聖古文的傳統起見，或說孔子故宅所得，或說魯共王、河間獻王所獻，又如因原物爲斷片不全的原故，則任意補綴些，或則任意增加些。——諸如此類，都是毛病，所以後世今文家遂藉口於這點，認一切古文皆爲他所僞作。但這說法，亦未免太矯激：豈有這般多的經文，都是一人僞作的道理！至如多少補綴過的話，則誠屬事實；但亦有不得已處；爲甚麼呢？在那種時代的校書，我們能要求十分的完全麼？要求者自己，亦可謂不明瞭！——總而言之，古文也好，今文也好，本來并不是全然別物，要在其解釋如何而止。我們如睜開自己的活眼，又用相當的研究法，去綜合六經時，由古文以測漢族的古文，及尋夫子的本來面目，當決不是很難的事。（康有爲爲僞經考參照）

要之西漢的今文學，如是如是亡了，所存的唯古文學，獨霸學術界，其中大師服虔、孔融、鄭玄、三子尤首預其功，而後者鄭玄以淹博的知識，把諸經都註釋一遍，尤堪特筆，古書的整理由他於是遂告了成功。——東西漢四百餘年間的儒業，結論起來，遂亦全萃在這「古書整理」及「古經訓詁」兩點上，亦一代碩儒，皆傾注於是一經專門，受於是，傳於是，終身以之。且其事業範圍，又不僅限於經書，其他老莊以下諸子百家，無不涉，諸子百家之得傳及今日，也是他們的偉功。

第二節 黃老學的流行

秦代以申商法術爲傳統，法尙刑名，政尙專制，絕對的桎梏壓制之下，當時人民沒一個不苦痛，不憤懣，自不待

說。這種政體的國中，如主權者能長生不死，永保嚴存時，一切問題自可不起；但一旦主權者倒地時，則領土七分八裂，不可收拾的現象，又必如歷史之所明示。現在秦國就是一個好榜樣了，始皇之統一字內，幾曾不是權力意志的極端發揮！我們謂爲興國的統一，不如謂爲壓服的統一。難怪漢初的張良、蕭何等，就以此爲鑑，一切施設概異其趨了。他們初入關時，即對秦父老約法三章，以蘇民困，以收民望，且以示其與民共天下的精神。這政策不待說大收其效，高帝一統天下之基，且築於此；巴蜀崎嶇之地，弱少數萬之兵，破強勇無雙的項羽，要不外善用這張子房之言，子房又善體得老子的柔道，換句話：善能以柔制剛的結果。那時人心，真是被苛法苦透了，這黃老式的消極政策，無爲之治，幾多愜乎人意，并且主張這無爲之治的人，初不僅一子房，蓋公「清靜以治天下」的話，曹參一聽就喜歡，千古的才人陳平也「好讀書，修黃老之言」，（史記「陳丞相世家」）其他汲黯、田叔，亦無不以黃老柔道爲政旨。廟堂上，竇太后又亦如是，學者間，陸賈、司馬談又亦如是；尤其司馬談論「先秦六家要旨」時，各舉其長短優劣，獨於道家則說「無爲無不爲，其實易行，無成勢，無常行，故能究萬物之情」——甚讚其旨簡而功多。這種流風且及於六朝之末，而猶不衰。其間雖武安侯田蚡爲丞相時，「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數百人，而公孫弘以春秋、白衣爲天子三公」（史記「儒林傳」）——有這樣一回事；但對於上下浸潤透了的黃老學，亦卒無如之何。時代蓋已非先秦了，國民競爭間所生的經世心，緊張情，現在減了許多了，人心漸傾於精神的內面的了，戰國時最有價值的學相，現在已不感其必要了，換句話：宜乎墨、法、名、那等經世致用之學，都告了終熄，僅這神祕的宗教思潮高躅濶步了。於是秦皇也好神仙，漢武也好神仙，都招齊魯間方士，樂聞其怪術了。武帝晚年雖亦悟其非，但一論到如何就可

以得心的安慰的問題時，則又不知不覺地向這方面共鳴起來；爲甚麼呢？除了這方面的老莊哲學，對這問題會下過許多解釋外，何處可求答復呢？不待說當時之喜歡「老莊學」，并不是喜歡老莊的學理，從而想加一番研究；換句話：時人的目的，要不在於求心的平安及身的長生而止；至若老莊那種思辨的思想內容，則不是他們所愛顧的。這種現象，正和後來後漢順帝年間，張道陵組織的道教的精神一樣，換句話：道陵的道教精神，在這秦漢交替的時代，已成了上下一般的心理對象，道陵蓋不過利用這現象從而組成了漢族唯一的大宗教而止；他於是遂佔據了羣衆信仰的天國。同時利用這羣衆信仰的人，還有後漢末年的「黃巾賊」張角，及三國時代蟠踞西蜀的張魯。張魯是道陵的孫，張衡的子，在蜀時如羅馬法皇（Pope）一樣，大張其權勢。曹操後來把他滅了，他的子張盛據其曾祖父傳來的印及雌雄劍二口，遷居於江西，龍虎山置「天師道」的總本山於此。其子孫從唐以後，代代受朝廷「天師」的尊號，位與王侯相埒；直到民國成立後，這特權才被剝消。但雖被剝消，事實上還是民間信仰的中心；實踐道德上，文藝思想上還示其影響如故。——惟其如此，所以在武帝時雖用董仲舒的獻策，絀過諸子，定過儒教爲國教，但事實上儒教未曾作國民思想的中堅，儒徒中也沒一個人學理地研究過儒教，樹立過學說，都僅僅守着訓詁學，作登龍的資料而止。

第三節 陰陽識緯學

漢代思想的特色，一言以蔽之曰：就是其色彩一般地都帶神祕味的點。而其中如「陰陽五行說」及「識緯學」二者，則尤爲專以羣衆心理爲對象而倡的，言既神祕想像者多，論理復明析確實者少，簡言一句：都是迷信。——

讀漢魏叢書裏的穆天子傳、海內十洲記、神異記、洞冥記等，當立能明白。

但其內容，究爲怎樣一種東西呢？先從「陰陽五行說」講起時，則「陰陽」是易的二原理，古時應用其原理的消長而辨吉凶禍福的。但漢代則更配以尚書洪範的五行說，及曆法，分一年爲四時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節，以月令定月月的行事，及日日的吉凶，而說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」，唯於吉日定事，做事、冠、婚、祝、祭等，概選吉日，避厄日，以免災祈福。

「五行」則是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物，其名見於洪範，但倡這「五行說」的人，則像是戰國中葉齊國騶衍、騶奭等。史記「孟荀列傳」說：騶衍深察陰陽消息，著「性遷之變，終始，大聖篇，十餘萬言」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極其博洽辨該，爲斯界大家，王公大人，一接其術，無不「懼然順化」，所以諸侯遇之極厚，適梁時「惠王郊迎執賓主禮」，適趙時「平原君側行櫛席」，適燕時「昭王擁篲先驅」云。——騶子的書，湮滅不傳的今日，其詳細我們自無從知道，但所謂「五德終始之說」要爲講五行相尅的道理的。換句話就是金尅木、火尅金、水尅火、土尅水、木尅土之謂，施之於人事時，則歷代王朝的隆替，皆以此爲法，可測一是：譬如虞以土德，夏以木德，秦以水德，漢以土德代之之謂。（史記「封禪書」裏也採用這說）。但到漢朝這五行說更次第進展了，依男女的生年月，抽象其五行之性而配之以九星，此其一；依人的生年月，而配其性（五行），此其二；再依這性的性質，演繹到於人性與方性的相尅，此其三。譬如火性的男和水性的女，則不可結婚；犯星位運行的方向，則不可動土；等等人事的儀禮，及事業的行止，都不可不擇吉日良時，而避這陰陽相尅的方位。——以漢族古代「天人合一」的觀念，產出來的這陰陽五行，現在

竟煩雜達於這極點，人間日常百般行事，亦不能不袖手仰其指揮，迷信之力，真可怕了！且其結果，社會上又產出許多「陰陽先生」來，愚民惑衆，無所不至；其中如三國時的管輅，晉時的郭璞，且爲斯道大家，其直覺力差不多言無不中，測無不知，真又是咄咄怪事！且其影響的範圍，意外廣汎，支那如是，朝鮮、日本亦如是，中世如是，近世現世猶如是！——那末宜乎漢代有名的學者，如董仲舒、劉向、夏侯昌、京房等，都爲其信徒，而仲舒且幾以此賈奇禍，險險兇身首異處了。

讖緯學 讖緯和經書有密切關係。讖和緯本是別物，但後者中亦有卜筮預言的話，所以一般遂合名稱之。識者預言未來的事，漢人富於迷信和雷同性，以爲由這種圖讖可決國家興廢，且利用之於戰爭時，可鼓三軍勇氣；（不待說有時反於自國生大不利的事也有），歷代帝王所以都怕牠，留意牠。譬如周太史儋對秦獻公說的那圖讖，就是一例：「秦初合周，合而離，五百歲復合，合十七年而霸王出。」果然秦昭王滅周那年起，到始皇元年恰十七年，又始皇本紀裏，盧生入海歸時，奏的圖讖裏，有「亡秦者胡也」的話，這話尤爲代表的好例。始皇傾一代精力，增築萬里長城的動機，也是因這理由。又後漢光武未達時，有人獻赤符，其中有「劉秀作天子」一句，他於是就奮起轉戰，卒登大寶。因此他後來遂率先信讖緯，政治上學問上都應用之不遑；即鄭玄、賈逵那些大儒，亦往往借爲解釋經書之用，天下於是更靡然從風。

其次緯書。古來對這書沒有人論及過，劉歆七略裏，也沒有載過，其名始於漢代，但詳目則到隋書經籍志裏，始現；所以古來到底有這書與否，學者間常引爲疑問；但我們現在關於這種考證從略，一述其內容而止。據隋書這書

是孔子編纂六經時，怕後人暗於大義因而作以明經意的，所以許多人遂認為可作經書的羽翼看；但其思想明是陰陽家的思想，明含着漢代思潮的特徵，其神祕的預言，在在和今文相比附。譬如「考靈曜」說的靈曜是天，所以考察天文的話；「帝命驗」說的帝王興時，必有運命的先驗的話，就是左證；孔子那會有這種思想；要為古來漢人認人事界和自然界有密切關係的傳統思想，被先秦騁衍等發揮了一下，漢代更大為之究明而成的罷了；呼為孔子所著，自是僞托，無須深究。但董仲舒因此就著了春秋繁露，推論五行災異的原理，劉歆則更以河圖為易的根原，洛書為洪範的藍本，其他孟喜、京房等的易學，揚雄的太玄，何休的公羊傳註等，無不幽玄其說，神祕其辭——要皆從這緯書出來的。

以上陰陽、讖緯等學，其性質雖多少相異，但其神祕的、象徵的、點，則皆為一邱之貉。都是秦漢時代發生的思想，當可無疑。他們漢代人挪這等思想去解古書，亂今文，遂至古義不明，古書難解，真是不法之極，但後世今文學者，不辨其意義，更常引之以解經文，這又是甚麼居心呢？

第四節 結論

漢代思想的特色，概如前述，儒教承始皇焚書之後，學者多埋頭於整理及訓詁，因此一時第一流的學者，如劉向、父子、馬融、鄭玄等，也都沒有甚麼可研究處，四百年間僅前漢董仲舒、揚雄，後漢王充等三人，思想上差有可觀而止。道教方面，則老莊哲學的中心思想「無名」「齊物」等亦被忽置，時人所玩弄的唯「養生論」而止，且這個他們亦難以陰陽五行讖緯等，樹一種怪說，即當時唯一的道門哲學家淮南子，其思想也沒有別的新奇處，不外是照這

種辦法，把老莊哲學如法泡製一遍而止。至如佛教，則雖於明帝時已經渡來，但尙無搖動思想界的勢力，經文也不過僅僅那四十二章的小篇而止，同時後漢末年靈帝獻帝時，雖出過一個牟子，他表現過三教（儒道佛）調和的議論！但這也還不能附以思想上的價值，不過在測知當時佛教的趨勢上，可作一史料看罷了。

第二章 淮南子

第一節 略傳及著書

淮南王安，高祖少子，淮南厲王的長子。厲王得罪遷蜀，沒於途，文帝憫之，乃封其四子，且以長子安——他，繼其父封。他爲人好琴書，博洽能文，穎脫不羣，武帝甚愛重之，同時武帝沒有兒子，大臣中傾向於他的也不少。但他，他一面又好虛譽，致賓客數千人，其中好事者復激之以厲王死事，他於是遂起野心，致不得全其終。

淮南子原名鴻烈，有二十一篇，乃和賓客蘇飛李尚等講論道德時所編述的；惟其爲編述，所以內容非常駁雜，首尾缺一貫之旨，又多前後矛盾處。但其文辭絢爛，下筆時像很用過心，由此又可以想見其爲人。

第二節 本體論

淮南子的本體論，在「原道訓」「俶真訓」諸篇中，爲說頗詳密，蓋取之於老莊，加之以周易，更附之以漢代幽玄神秘的思想而成的。所以一目之下，想下瞭然的研究，極爲困難，又因紙幅的關係，我們現在只能記其大要。「原道訓」

夫道者，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折八極，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，包裹天地，稟授無形，源流泉淳，冲而徐盈，混混汨汨，濁

而徐清，故植之而塞於天地，橫之而彌於四海，施之無窮，而無所朝夕，舒之輒於六合，卷之不盈於一握，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橫四維而含陰陽，紘宇宙而章三光。

——這是淮南子本體觀的一部分，其以實在爲普遍的、永遠的、無窮的、超越了時間空間的絕對者的點，和老莊全然一樣。牠始終以道的本體，爲精神的、靈的、超絕一切特殊的經驗的東西，換句話：先驗的（transcendental）的東西。但牠說到這實在現出（appear）於吾人心理時，則又依陰陽二元生生發展至於萬化的原理以爲說——和老子及周易的現象發展式又一樣。他說萬象分出的原理曰：

古未有天地之時，惟像無形，窈窈冥冥，芒芟漠閱，瀕濛鴻洞，莫知其門，二神（陰陽）混生，經天營地，孔乎莫知其所終極，滔乎莫知其所止息，於是乃別爲陰陽，離爲八極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形，煩氣爲蟲，精氣爲人，是故精神天之有也，骨骸地之有也，精神入其門，而骨骸反其根，（精神訓）

——看來牠的本體，具動靜二面：動的是現象，靜的是實在，實在爲無爲自然，不能知其體。同時其體又現出在宇宙間，宇宙間一切現象，換句話：卽就是實在。——牠的這種見解，和世間一般的實在絕對論者的見解，不待說初無違異，但牠有牠的特出處：天地陰陽，合而形成萬物時，精氣是人，煩氣是蟲，——稱氣有精粗之別的地方，當可注目。後世宋儒說的氣有精粗，因而人的氣稟有別異的話，當是受牠這影響而來的。牠又說重濁爲地，輕清爲天，所以靈魂屬天，形體屬地；——認人間的精神，和宇宙的本體一樣。「神托於秋毫之末，大於宇宙之總，其德優天地，調陰陽」（原道訓）——純是唯心觀念論者的話，把精神當作支配形、氣、志、三者的東西看的。其在漢代道家之言中，多

少可以說有點特色。

第三節 人生觀

氣有精粗，所以人蟲有差別。但凡生物都是稟氣於天，其本質初無違異，換句話：其精皆同根於「太清」，本無彼此的分別。世的愚昧之徒，因不明這個道理，因於差別相，迷於善惡美醜是非之見，但其實造化之攫援（生成）萬物，初如陶人之埴埴，取之於土，而作種種器具的；而既成的種種器具，雖各具特色，各有美醜，但一旦破壞時，則仍歸於土，復其本性。（精神訓）所以世間的差別相，是假相，不是真相，悟此理則「珍寶珠玉」亦如「瓦礫」，「至尊窮寵」亦如「行客」，「毛嬙西施」亦如「欺醜」。換句話：萬物的本相，本為一體，其所以成萬物萬象，要不外實在的分化而止，所以生死，畢竟是造化的消長，生不足悅，死不足悲，寂然而來，寂然而去，生畢則反本，未生之時，化為一體。（精神訓）——完全是生死一如論。

這些萬物一體、生死一如的見解，雖全和莊列的人生觀相同，但淮南子的特色，則在其說天人合一的觀念時，認天地和人體相類似的點上。詳細言之：就是頭圓象天，足方象地，天有四時、五行、九解、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肢、五藏、九竅、三百六十節，天有風雨寒暑，人亦有取與喜怒，膽如雲，肺如氣，肝如風，腎如雨，脾如雷，與天地相參，而心爲之主（精神訓）——的點上。牠的這種具體地對照人體天象二者的言論和思想，雖是漢代一般的流行，但牠又把天道公平無私、及不增不減的性質，抽象起來，形成過牠自己的人生觀，這點又不能不說是牠的特色。

第四節 倫理觀